

似．曾．相．識．

Déjà Vu

胡 黎

Phoebe Hu

Fairy Tale 1

似曾相識

作者 胡黎 Phoebe Hu

內頁插畫 廖修譽

主編 羅煥耿

責任編輯 簡玉珊

編輯 翟瑾荃 黃敏華

美術編輯 林逸敏 鍾愛蕾

發行人 簡玉芬

出版者 世茂出版社

地址 台北縣新店市民生路 19 號 5 樓

登記證 局版臺省業字第 564 號

電話 (02)22183277 傳真 (02)22183239

劃撥帳號 07503007

電腦排版 辰皓電腦排版公司

製版印刷 長紅印製企業有限公司

2002 年 11 月初版 1 刷

定價 160 元

合法授權 翻印必究

PRINTED IN TAIWAN

D'ejà Vu

似 曾 相 識

胡 黎

Phoebe Hu



夢境 *Dreams*

當我要下筆寫出關於夢境的存在，下意識地其實在找尋一種解脫。

夢魘

夢遊

夢遺

捕夢的網子

瑪麗蓮夢露和你心底不欲人知 卻 族繁不及備載的夢中
情人們……





愛過誰，好像之間只是發生了一場夢。

我曾經那麼明白深刻地看著你們的
一舉，一動。

醒來，

忘了，

算了。

可是，

如果你和我一樣仍被困在夢的城堡裏，

夢貘會馱著你回來，

找我。



Content

1. 藍色睫毛膏 The blue masacara	8
2. 靈魂裡的交通意外 The accident in your soul	25
3. 野東西 Wild thing	50
4. 似曾相識 D'ejà Vu	67
5. 夜快車 Night express	84

藍色睫毛膏 *The blue masacara*

人魚哭泣的夏季。

夢境裏的天氣預報永遠是潮濕的。



「所以你說想玩足球？」

我搔搔一隻長得像麻班海豹的夢獏。

「用鼻尖練習傳球就好。給你不該屬於你的東西，太危險。」

女孩牽著小狗推開門，
小狗穿著漂亮的紅色雨衣。

她睫毛上有一團化粧技術有待加強、沒刷理好的藍色睫毛膏，像一朵在深海中哭泣的海葵。

「有沒有人撿到一顆他的心，送來這裏招領？」女孩小心翼翼地坐在服務台前面。

「有隻人魚用歌喉交換一雙人類的美腿。結果昨天清晨變成白令海峽上的一顆泡泡……」

翻翻昨天的報表，「對不起，夢獏只撿回來一顆白雪公主泡泡糖。」



我說謊。

明明夢貘剛在路上吃掉 999 顆負心漢的心腸。

天空起了雲霧。

女孩迷濛的雙眼上染上渙散失焦的藍，
我想起，曾經教我放蠱的西南方少女。

突然聽見電話響了。

眼前的螢幕播放起藍睫毛女孩主演的偶像劇。

「喂。」鏡頭逐漸拉進，她甜蜜地摒住呼吸。

「星期天我去買兩杯咖啡陪妳去遛狗吧。」那頭的男人承諾。

「好，你要準時哦。」

她把承諾當聖經上的句子，字字背誦。

鏡上印著一個極美麗的弧形。

那是笑容最接近天堂的一刻。

捧著一顆心期待著。

三小時、二天零八小時、一星期、一個月、二個月、三個月過去了。

男人沒撿起隨地便溺的承諾。

女孩無條件掉入毀約的哀傷中。

鏡頭裏的她拿著相愛的証據喃喃自語……

「你去買的那杯咖啡爲什麼那麼久、那麼遠……」

「他已離妳而去。」我讀出她的憂懼。

「妳何苦用預言咀咒我？」

「這不是預言，只是很簡單的真相和邏輯。」

「他是不是愛上了妳？」

「這個問題我有權保持緘默。」

「所以他是個騙子。」她沉痛，「說要陪我去山上散步，後來，卻毀了約去海邊潛水？」





「愛是個瞎子。」誰不是跌跌撞撞一路摸索到這裏。

她求著，「把你的藥給我。」

「什麼藥？你要讓他的靈魂也變成瞎子、還是讓你變得更笨的藥？」

「讓他一輩子留在我身邊，」女孩認真地，「給我放蟲的藥。」

「我考慮。」

我抱起她的小狗逗著玩。

「看來，你是個好主人，雨天甚至會替牠穿上雨衣陪牠出來玩耍蹣跚。」

「是啊，當隻惹人疼的可愛小狗，比戀愛中的女孩幸福多了。」

「那就當隻小狗吧。傻兮兮地追著尾巴就可以開心一整天，自由自在的，什麼也不擔心。」

「我試過當搖尾乞憐的哈巴狗。」她不甘心，「換來的，卻是被人一腳踹到路邊哀嚎。」

「不然，妳把他當小狗。換個角度看待他的幼稚和可笑。」

「即使他變成小狗，」她嘆氣，「有些傢伙永遠有無窮精力沿途東跑西跳的，乖不住的。」

「看著小狗開心地追逐貓和蝴蝶，純屬無回報的疼愛。」女孩猶豫，「但愛男人和愛小狗是不一樣的……」

「怎麼？」我冷笑，「難道那就是妳想打算學放蠱，暗地裏讓他吃些奇怪的植物、稀奇的蟲子的理由？」

愛一個人有時會腐爛理智，佔有慾的蠱立刻搖著身子伺機爬出來大量繁衍。





「慾望的蟲會讓男人聽話，不是嗎？」

「所以妳寧可讓他中蟲無緣故發燒狂熱、受迷惑的傻事情。」

「就算這輩子無法得到他的靈魂，也要他下輩子投胎的陪伴。」

我把她的小雨衣放回地上玩。

「他達不到要求時，妳便要傷心發脾氣了。自以為敲敲鼓就可以讓蟲子開森巴舞會鬧得他肚子疼懲罰他，是不是？」

「我只要他回頭愛我。」

「成天追著他吵著給我愛給我愛……」

我看著她，才明白我在玩照鏡子的遊戲。

鏡裏外兩個互相吵著要債的乞丐。

不小心造成悲傷和月蝕。

「給我蠱。」她堅持。

「愛就是蠱。」我冷冷地回答，「可惜我們還沒放，自己就先中了蠱。」

「妳的蠱，看來是自己放給自己的。」她幸災樂禍的語氣。

「想重蹈覆轍嗎？」我反問，「如果妳不試著把他忘記，那些蠱遲早調過頭來啃蝕對付自己。」

「我不想重蹈誰的失敗。要妳放手，這麼難嗎？」

「不難，就算我變得很有錢。」我數起抽屜裏的現金。

「也不打算扔出來一塊錢給對面的乞丐。」

「如果不是我沒有同情心，是為什麼？」

「或許，一塊錢對妳這種有錢人來說並不重要，就以爲一塊錢對誰都不重要。」

